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十四上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禮記纂言卷十四上

元 吳澄 撰

檀弓

舊本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為此篇之第一章故摘檀弓二字名篇今更定章次檀弓章雖不在篇首而篇名則存其舊云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左右如字養以尚切鄭氏曰隱謂不揚其過失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

人勤勞辱之事也
凡此以恩為制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鄭氏曰有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山陰陸氏曰隱而無犯謂恐傷親意情有不盡犯而無隱謂君臣尚義盡情以諫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豈事君之道哉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也
事師無犯無隱言雖盡情猶微而婉孔氏曰子之事親主恩不欲聞親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顔色故無犯左右僕從之臣立有左右之位子在親左右扶持不常一人在左一人在右也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

極方喪謂比方父喪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方氏曰就養者就而養之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不釋也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非親孰生非君孰治非師孰教吾所以報之者其喪之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其序先親後君內外之分也先君後師貴賤之等也長樂陳氏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古者教出於君又孰為喪師之禮哉季世而下家有學人有師此喪師之禮所由起也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傚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

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服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

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天下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繐衰既葬而除之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爾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如大記及四制所云則此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惟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刎勿粉切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孔氏曰百祀者畿內諸臣

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全數謂王殯後事既殯句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方氏曰刎剄也自吻下刑之也澄曰廢其祀刎其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也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非果必廢之刎之也蓋祀木者神祇所主豈可斬伐唯為天子采椁木則雖祀木亦斬無或敢占吝者若或占吝不以其木至是不供王喪為大不敬故設廢祀刎人之辭使人不敢慢令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重平聲被皮寄切杝羊支切

鄭氏曰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謂以水牛兕牛之革為棺被革各厚三寸

合六寸也杝椴也杝棺一謂椑棺梓棺二謂屬與大棺周匝也凡棺用耐濕之物孔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尊者尚深邃也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杝為第二重屬為第三重大棺為第四重四重凡五物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上公三重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合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之三寸餘杝屬大棺合一尺八寸列國卿大夫一重又除椑四寸餘屬大棺合一尺四寸大夫則大棺厚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不重但大棺六寸爾庶人則四寸也天子卿大夫與列國君同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凡棺用耐濕之物水牛兕牛皮耐濕故最在裏近尸二皮不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杝椴木材亦耐濕故次皮諸侯無革則杝親尸所謂君即位為椑是也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四者四重也皆周

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
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讀為橫

孔氏曰棺束者古棺無釘用皮束合之縮縱也衡橫也縱束二行衡束三行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間小棺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並相對每束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處則豎着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

柏椁以端長六尺

孔氏曰柏椁者天子椁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以端者端猶頭也以此木之頭首題湊向內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椁材從下疊至上始題湊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皇氏以為疊椁從下即題湊非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菆才官切輴勑倫切

鄭氏曰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刺繡於絲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龍輴者殯時以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椁者題湊叢木象椁之形加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故云畢塗屋菆眾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諸侯至上不題湊也廬陵胡氏曰菆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又菆聚椁材以周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澄曰菆木以周龍輴即所

謂桴也鄭氏謂之如桴者釋此桴字所以名為桴之義蓋桴猶郭也外城周於內城者為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為桴其義如外城之郭也鄭意則是命立文不明有以致胡氏之惑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別彼列切

別謂分別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孔氏曰此論哭天子之事異姓謂王昏姻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爾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為之不以樂食 紂讀為緇為云偽切

經行字紂與緇同紂衣緣衣也爵弁紂衣士之祭服諸侯薨天子不親見其尸柩則不服弔服但服士之祭服哭之鄭氏曰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孔氏曰此天子哭諸侯之事諸侯薨在本國天子不親見尸柩遥哭之故不服緦衰弔服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奏樂鄭斷不用樂之期謂殯斂之間諸侯五日殯也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焉椑蒲歷切

鄭氏曰椑謂杝棺親尸者天子椑内又有水兕革棺諸侯歳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合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雖為尊得造未供用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棺中不欲虛空如急有待故藏物於其中一云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山陰陸氏曰歳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方氏曰藏焉惡人之見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音僕一讀作如字者非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遷尸之人陸氏德明曰師長也謂大僕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

二人之所能勝二官各下大夫為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應氏曰鄭改卜為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職所當然似不必改澄按周官馭者亦名為僕蓋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少前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疾則二官扶右扶左薨則二官舉尸皆生時每日親近之人卜人雖曰在左右然不如僕人之親近且與射人非儔類按陸氏經典釋文前儒已有讀卜如字而以為卜人醫師者皆不若鄭注以卜為僕者之審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孔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

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隷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之此天子之事諸侯復則小臣但復處既多小臣不足更有餘官或於此復了更向他處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也庫門生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魂氣無不之也門不一止以庫門為言者近廟門故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卿士大夫被君命得達於君達官對不達者為長杖謂服斬若府史之屬賤不得達於君者則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爾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君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

為大夫之君杖而服斬但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雖為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為深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内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太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孔氏曰國君喪羣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哀深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乃俱踊也士畢最後故士備入為畢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音的

鄭氏曰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孔氏曰車遣車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遣車置于椁中之四隅其形甚小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貴賤不同數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適子成人則七乘長殤五乘中殤從上下殤三乘也王庶子成人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則從上下殤一乘也庶子成人三乘長殤一乘中從上下殤無大夫五

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一乘中從上下殤及庶殤並無禮人臣三命始賜車馬乃得有遣車諸侯大夫再命而下雖未三命以身為大夫德位既重得有遣車士三乘者天子上士其中士下士及諸侯之士皆不得有遣車也

○池視重霤重平聲

鄭氏曰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

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布幕衛也縿幕魯也縿音綃一讀所銜切

鄭氏曰幕所以覆棺上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也縿縑也縿讀如綃幕或為幦孔氏曰覆殯棺之幕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衛與魯俱是諸侯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後代僭用之也盱江李氏曰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杞宋各自為一王之後且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傚之則僭矣方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縿幕之文山陰陸氏曰縿讀如字以縿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爾雅纁帛縿

○君於士有賜帟帟音亦

鄭氏曰帟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孔氏曰賜惠賜也帟幕之小者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士惟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音潮

鄭氏曰宮殯宮也出柩已出在路命引之以義奪孝子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退去也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宮也孔氏曰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

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出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宫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三之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民人有父母之恩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士皆親弔之又禮讖費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廬陵胡氏曰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氏曰拜者往謝之也孔氏曰喪謂諸侯臣之喪公親來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則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舍之人往拜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自當親拜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

鄭氏曰承事示亦為執事來孔氏曰弔曰者君來語擯者之辭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他國之臣謂大夫之喪若弔士直稱君承事示欲供奉喪家之事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茢音列
惡去聲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爲有凶邪之氣生人則無凶邪孔氏曰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

先非禮也周之未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宗廟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從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未之記也澄曰用桃茢者非賤其臣薄其臣也禮則固然殆未可以輕訾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鄭氏曰難言為人甚惡之不明說也澄曰此承上文異於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君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辭適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孔氏曰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大夫尊來弔士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當主人有小大斂殯之事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

右記喪禮尊卑之異凡二十二節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

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適音的免音問

鄭氏曰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干尊故哭於妻之室澄曰子謂妻之子夫謂妻之夫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服朞其夫為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為之哭于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也子已子於死者為甥也為舅服緦故命之使為主受弔拜賓也已無服故不為主而使子有服者為主也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必先免夫即此子之父子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其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向哭也亦踊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亡者曽相識狎習則進入共哭也側室謂妻之室父在則適室乃父之室不敢以私喪干尊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亦子為主使人出門外也異室非適寢又非妻之室方氏曰哭諸異室

者以别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于側室嫌哭殯也孔氏曰庶人無側室者哭于大門內之右禮為主者當在阼階東西面今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猶西面也遠兄弟謂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向他國故為位哭之若兄弟在同國則往其家而哭之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方氏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

同姓之恩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益異姓之恩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況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按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古無是禮也孔氏曰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孔氏曰衰老不徒行遠弔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慼哀戚恐增衰憊也方氏曰五十始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不通於外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闕而不可以踰闕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于甲切

鄭氏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厭謂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孔氏曰非理橫死不合弔哭方氏曰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所不弔者不特此宗魯為孟縶而死孔子不許琴張弔之君子之行無他要在生不為人之所不敬死不為人之所不弔而已王氏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罹不幸何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三者皆不得其死可傷尤甚君子但知憫死者而已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施焉益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墻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為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可不弔乎而先儒謂之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孔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之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導柩紼在旁屬之於棺以𦂇柩導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𦂇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皆執紼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

右記人有喪之禮凡十一節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悉節切

孔氏曰楔拄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拄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謂襲斂時還尸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作起為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為也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今死則使人往告之也士則孝子自

命大夫尊許其病深故父凡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疏曰陰闇陽明日出者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奠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陰陽之中故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與音余

陸氏德明曰剝謂不巾覆也鄭氏曰剝猶倮也脯醢之奠不巾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孔氏曰按士喪禮小斂陳鼎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也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按喪禮下篇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而巾

之者為其在堂恐塵埃故雖脯醢亦
巾之此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殷奠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註謂殷奠恐未然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孔氏曰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絶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忽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今此所云謂小祥之後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若為使還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椁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孔氏曰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

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音捨

孔氏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親形已藏始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筵惟大殮之奠設素席亦無几其下室之內饋食處有吉几筵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筵設之士虞禮云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是也虞祭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葬前有几周官司几筵云喪事素几注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亦然古者生不諱卒哭之後乃諱神名此三者皆以虞卒哭之

後以生人事其親之禮既終畢而以鬼神事其親之禮方自此始也已語辭卒哭前猶以生人事之者於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新謂新死者魯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為雉門又其外為庫門前既執木鐸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庫門百官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曰服縞冠而祭祭後服禫又間一月禫祭言於是月禫祭則禫後之明月可以用樂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俱遇切慨苦愛切廓苦郭切）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澄曰充充滿悶填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傍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廓者寥廓情意不樂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總折大兮切騷素刀切）

陸氏德明曰縱縱急遽貌鄭氏曰折折安舒貌止立俟事時也騷騷謂太疾鼎鼎謂太舒猶猶疾徐之中

澄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促遽然亦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舒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寛縱故騶騶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修整之小人惟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於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謂絞紟衾冐孔氏曰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絞紟衾冐王制云死而後制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不懐思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澄曰慮猶言謀度慮居謂謀欲賣其所居以給喪費也危身謂毀瘠過甚將至危殆其身也蓋慮其居而賣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是乃不孝之大也為此之故則治喪雖當辦費而不可慮其居也哀毀雖為愛親而不可危其身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孔氏曰人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擗踊有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也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李氏曰始者天也始之者親也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終

而成之者子茍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澄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為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人子之盡其孝也鄭氏曰復謂招魂庶幾其精氣之反也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向其所從來也方氏曰幽者鬼神之處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為陽明北為陰幽故曰北面求諸幽也清江劉氏曰禱祠猶顯幸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山陰陸氏曰鄭謂分禱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禱爾澄曰凡禱祀者冀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孝子之心冀其神

之求復如禱祠然
故曰有禱祠之心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曰孝子拜賓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之中稽顙尤為痛甚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甚爾澄曰至字句絶隱也二字為句初觀方說似勝於孔細紬繹之則方明而淺孔微而深拜稽顙謂拜賓而必稽顙者因賓來弔觸動孝子哀親之心故拜以答其為己親死而來之恩但拜以答之已為哀戚之至而痛親之死然常時答賓只當是空首之拜重喪之拜先作稽顙一拜者此人痛之甚也後一拜雖亦是痛而用常禮之拜則不若過於常拜者之為痛甚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上聲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氏曰弗忍虛謂不忍虛其口食道謂飯食之道飯食人所造作為褻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其含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含亦以璧卿大夫無文左傳成十二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含用珠也士含用貝三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別彼列切識式至切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孔氏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按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盡也李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鄭以為重奠則誤矣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聲綴貞劣貞位二切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

神在喪重亦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託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顯考謂高祖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常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重埋於門外道左若虞主亦埋按士喪禮有重無主卿大夫亦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廟之有二主齊桓公之末失矣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不可一日無所依見人子求神之至殷綴之於廟

必待親盡廟毁而除之葢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作主則徹重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殷已慤慤而不文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則皆切

馬氏曰素者哀而不文素器若士喪禮素俎鄭氏曰哀素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孔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奠至於地故謂之奠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哀素之心祭祀之禮者因上奠用素以表哀素遂論虞祭後卒哭練祥之祭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廬陵胡氏曰自盡謂加飾也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

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禮尚質樸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附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饗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槩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以盡禮之文而寓其敬哀之下曰素素者質朴之義謂其哀心因器之質朴而見也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義謂因禮之整肅而其敬心在是也齊敬曰亦者亦上文哀素也喪之哀哀死者也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也稱主人對鬼神而言也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文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饗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羣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為如在今子游以為未見其饗之

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髪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髪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辟婢亦切去飾羌呂切下同

鄭氏曰筭數也孔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為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也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而踊凡三日為三踊大夫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一踊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

凡四日為五踊諸侯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當小斂時一踊四日朝一踊五日朝一踊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凡六日七踊天子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朝一踊四日朝一踊五日朝一踊當小斂時一踊六日朝一踊七日朝一踊八日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凡八日九踊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袒括髮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禮應常袒有袒時有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衣冠者人之常服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故曰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及有感而慍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與故曰哀之變後章云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蓋謂是矣澄曰此條是釋辟踊及袒括髮

之義以哀之至也釋辟踊以變也釋袒括髮慍又是申釋辟踊哀之變則轉釋慍之義也去飾又是申釋袒括髮去美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筭者言辟踊之節也有所袒有所襲者言袒括髮之節也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之節言之於末者錯雜以為文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昌稅切為其云偽切食音嗣

鄭氏曰歠歠粥也君命食之尊者奪人易也孔氏曰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山陰陸氏曰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鄭氏謂尊者奪人易澄曰孔疏云為其歠粥病困

故君命食疏飯澄按歠粥亦是食之不必以命食疏飯為食之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音潮離去聲下同

鄭氏曰朝謂遷柩於廟孔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不殯于廟及朝廟遂葬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哻向甫切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故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云凡弁絰其衰侈袂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葬時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用麻不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謂素帛為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腰帶仍用麻也方氏曰與神交之道主乎敬夫厭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神道交之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示敬故也山陰陸氏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冔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又切于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養羊尚切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親平生祭祀冠昏在堂饋食供養在室皆謂在廟也

儀禮既夕篇云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云主婦入于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方氏曰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澄曰所作謂親平生行禮所作為之處所養謂親平生享先所孝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音窆後同慤苦角切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方氏曰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者所以弔其哀非

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孔氏曰此亦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在之處弔於此者哀情質慤也山陰陸氏曰已慤猶言大慼也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慼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舍奠舍音釋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虞喪祭也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舍奠於墓左既窆後之事也

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修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朝葬日中而虞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主人不親釋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修虞事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澄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封從鄭讀作窆謂既下棺則主人以玄纁束贈死者於壙當此時祝先歸宿虞尸虞不筮尸擇可為尸者宿之既實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反哭送賓畢主人浴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為主人舍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主

人必待此有司還反至家當日中之時乃行虞祭禮也未葬以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殷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及葬後而虞則有尸始謂之祭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比匹吏切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葢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祔于祖父告於其祖之廟也末無也孔子善殷葢期而神之人情也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此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爾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變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

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使親一日之間無所歸依也此亦據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上其祝亦稱哀薦成事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虞禮謂之他此謂之變一也澄曰是日謂卒哭之日也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謂卒哭之次日也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于祖昭穆同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而反於家急宜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遄修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一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

而於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未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假令士以丁日葬則本日初虞間一日己是柔日再虞又間一日辛是柔日辛後壬是剛日三虞視再虞遠一日也大夫初虞至四虞諸侯初虞至六虞天子初虞至八虞皆間一日用柔日末後一虞則間二日用剛日士三虞凡六日大夫五虞凡十日諸侯七虞凡十四日天子九虞凡十八日皆無連日祭者惟卒哭與祔之日相連接蓋以神魂離殯宮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聖人制禮之意精矣注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此非常之祭考之經傳記未見明據殷練而祔者練之次日乃祔于祖廟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

殯宫盖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為其神之在此而哭也會稽髙氏曰按禮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盖期而神之人之情也吕氏曰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澄按殷人殯于廟殯宫不在寢吕氏謂猶祭于寢恐非

右記已有喪之禮凡十四節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冠去聲

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為死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類是也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儀禮賈疏與孔不同疑孔說是澄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者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故祭之祝辭

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士冠禮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霤力救切綴真劣切貞衛二切躐良輒切

孔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床架坎上尸於床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恐死者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既葬柩出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柩行如生時之出故云躐行周人浴水用盆沐用瓦盤不掘中霤綴足用燕几故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鄭氏曰毀宗毀廟門之西而

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也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斂力驗切驪力知切翰胡齗切又音寒騵音原騂息營切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騮馬白腹騂赤類孔氏曰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萌是芽之細澄曰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赤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

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為所尚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為所尚赤馬黑毛尾曰騧顏師古漢書注云華騮者其色如華之赤陸氏佃云騂赤馬白腹言上周下殷也按喪事祭事戎事皆可謂之大事然此條所謂大事只當從鄭注以為喪事者是陳與方求異於鄭非也長樂陳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斂亦如之故曰大事斂用日出方氏曰滕文公居喪恐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為大事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祀為大事喪事凶禮戎事軍禮祀事吉禮五禮不及賓嘉者非大事故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堲子

栗切又音櫻

翣所甲切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孰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椁大於棺以木爲之牆柳衣也言後王之制漸文何氏曰堲周冶土爲甎四周於冢孔氏曰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不用也有虞氏惟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易以棺椁周人又於椁傍置柳置翣扇帷荒所以衣柳在傍曰帷在上曰荒方氏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牆以帷柩而周圍如牆翣以飾柩而翼蔽如羽世愈久而禮愈備也澄按易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說者以後世聖人爲黃帝堯舜孟子亦言上古棺椁無度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椁矣今此記註疏則謂有虞氏始以瓦棺易衣薪殷人始以木爲棺椁易瓦棺堲周竊疑此記之說未可盡信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陸氏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二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馬氏曰葬殤異於成人之禮鄭氏曰略未成人方氏曰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

易墓非古也易以市切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澄按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修墓鄭注云修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為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冢使人不知其處此所謂易即彼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

後不修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芟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雖從鄭注芟治草木之説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右記喪禮沿革凡四節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縫音逢衡音横

鄭氏曰縮從也衡讀為横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孔氏曰古者謂殷以上殷尚質吉凶冠辟積襵少故前後直縫之周尚文吉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横縫之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周世如此爾故云非古也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横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横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

之長樂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横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失禮無别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為非古正文惠喪冠無别注義惠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

○喪冠不緌 緌爾佳切

鄭氏曰去飾澄曰吉冠既結其纓而垂其餘者為飾謂之緌喪服斬衰冠以繩為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為纓其纓結于頷下而無所垂之餘喪哀從質非如吉冠之文而有飾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孔氏曰帶腰絰也齊斬卒哭變麻為葛婦人重要不

變所重故不葛帶卒哭變首絰為葛與男子同輕首重要故也

○絰也者實也

鄭氏曰絰所以表哀澄曰絰蓋兼首絰要絰而言首有冠武矣要有絞帶矣又以大麻繩加於冠武絞帶之外為絰者以內有哀之實故其表見於外如此方氏曰絰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徒為虛名而已故曰實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縓七絹切緣悅絹切要一遥切絇其俱切瑱吐練切衡音横袪起魚切裼音昔

鄭氏曰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瑱充耳也人君有瑱吉時以玉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裘廣長又為袪

先時狹短無袪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練衣者練為中衣黄裏者黄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黄袷裏也縓者淺絳色纁是赤色其色華美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纁是赤色其色華美黄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黄而領緣用縓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父卒管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約屨頭飾也吉有喪無初喪無充耳小祥微飾以角為瑱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同用大鹿皮為之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後稍飾故更作裘橫廣之又長之且為袪加此三法也裼謂裘上又加衣也為吉轉文故裼之可也小祥後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

内有裼衣裼衣内有鹿裘鹿裘内自有常着儒衣也呂氏曰斬疏繐大功小功緦裼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為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斬衰之冠鍜而不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内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縁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縁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為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惟鄭氏以功衰為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為功不可指為練

服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哀殺則能有聞矣故為角瑱以充耳長樂陳氏曰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禎與此練用鹿裘同義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亦自疑而不必其用絞也澄曰衡即古横字如鄭注之義則横當訓廣竊謂衣自肩上直垂至下為從袖自衣側旁達左右為横居喪之裘其横袖短則左右盡處不露見於外練後漸文則横長其袖與吉裘同又緣其袖口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既有横長袪則裼衣掩至袖口可也

〇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當丁浪切

鄭氏曰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孔氏曰衰喪服也當猶應也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此衰通於五服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識之故

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布之精麤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麤長樂黄氏曰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饍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哀戚之實以稱其服若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者寧如不服喪也澄按陸黄釋物字皆與注疏異姑存其説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邊偏倚也邊坐服勤謂褻喪服孔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著服不得為褻事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而服行勤勞之事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張

子曰齊衰不以邊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許其口習也孔氏曰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静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或曰者或人有是言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為業春秋時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甯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惟其以歌舞雅頌為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為哀也或曰徒可口

誦其詩朱子曰業謂簨簴上一片板居喪不受業謂不敢作樂爾周禮有司業謂司樂也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于顧切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别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巳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聳引進之同於已子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

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何氏晏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淆之失推使無服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唐魏氏徵曰禮繼父同居者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亦緣恩之厚薄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意之深淺寧可同哉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

人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報制可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為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為之服小功其子為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己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喪之人者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為師若喪父而無服孔子為顔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為母雖期而釋服猶申心喪至于再期蓋有服者服其服居喪次雖寢寐亦不釋去嫂叔以其無屬故不制服俾晝夜常服於身居喪次以終其月數然其身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為師期後為母之例俟其父母妻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為無屬是矣而又謂同居豈可無服則亦未免於徇俗也薄猶輕也受我猶言承繼我也厚猶重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朞既嫁則降服大功蓋以既嫁

有夫則彼夫承繼於我而以厚重之服服之謂夫為妻齊衰杖朞與父在為母之服同是厚之也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骨肉之恩可以減殺故薄輕其服而降為大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從七縱切夫人音扶為云偽切爨七亂切〉

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孔氏曰鄭知甥非之者以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若他人言之應云妻之兄弟婦妻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澄曰禮為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為舅服緦麻

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為從母之夫服一為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為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為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它外切

鄭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據禮而言也遠兄弟謂兄弟相離遠者聞之恒晚孔氏曰曾子怪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

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以下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葢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葢亦禮所不禁也昔齊王子欲為其母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清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

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税不親親者不税是亦其親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税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税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税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税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税是亦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后已其亦愈乎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

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木式樹切又音朱為之云偽切

鄭氏曰木當為朱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孔氏曰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則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不云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鄭云親者屬以同母兄弟為母之親屬王肅難鄭云禮稱親者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以親者屬而服若出母之子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無服同母異父

兄弟服大功者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也馬昭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云繼父同居有子止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鄭玄說是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則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母而不知父如此無分别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大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安有此事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别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後世既為出母制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

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從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方氏曰禮繼父同居服朞則其子以大功相為服乃其稱也而子夏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行齊衰不亦甚乎澄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張子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準古禮制以為不當有服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繼父齊衰之服為期服也張融既駁其非矣方氏又襲其誤以為繼父服期何哉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音玄為孟云偽切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伯名文孔氏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爾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庾氏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

言遠也澄曰鄭意蓋以父祖曾祖正尊為尊之近者伯叔從祖族曾祖旁尊為尊之遠者謂在已上之親旁尊者雖遠非如正尊者之近也然亦不以其遠而降之在已下之親從子等雖卑非如從父等之尊也然亦不以其卑而降之上親雖遠不降下親雖卑不降各以其本親之服服之也其叔父也二句文同不應異義注疏以上其字為滕伯下其字為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為二孟者疑是馬氏曰唐虞夏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為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至周則立子以適不以長故無嚴於貴貴之際一為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猶降而為大功也而況天子諸侯之為君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則添得貴貴底禮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

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亦不絶不降皆貴貴之義上世簡略未有許多降殺此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為云偽切 與音余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孔氏曰唯大夫貴妾緦天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哀公為妾服齊衰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雖是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鄭氏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與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按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魯莊公為服大功或人云周女嫁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服大功此言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外祖母一非假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二非澄曰第二或曰蓋不學之人既不通春秋王姬齊襄公夫人而誤以為齊僖公夫人又不通禮外祖母服小功而誤以為服大功第一或曰雖自穀梁以來有是說竊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葉氏以或曰為記者設為疑辭石林葉氏曰主王姬

嫁者當為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為之固然何疑於外祖母乎若以為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記者所不能決審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縚土刀切髽側加切從音總扈音戶榛側巾切長直亮切

鄭氏曰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曰妻之姑謂夫之母也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期之髽稍輕母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教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

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按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皆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斬衰總長六寸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學戶教切衣當為齊音咨繆讀如樛木之樛繐音歲喪如字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衣衰衣當為齊繆絰繆讀為木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

為然而請於行使其妻為舅服總衰而環絰總衰小功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行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人為舅姑同未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也孔氏曰叔仲氏皮名叔仲皮雖教其子子柳其子猶不知禮後叔仲皮死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繆絰繆謂兩服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繆耳行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於行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絰行答子柳云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人於吾相禁者子柳得行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當時皆著輕細故也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綌去逆切

鄭氏曰非時輕涼慢禮孔氏曰綌葛也繐布疏者時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古謂周初制禮時也陸氏德明曰綌麤葛布細而疏曰繐方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而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繐為裳取其輕涼則非古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孟氏所食采邑即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

制服者閔子皐至孝求為成牢恐其非已乃制衰服故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似冠之緌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今無匡而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子皐方為制服服是子皐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死不為衰而今為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蠶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右記喪服得失凡十九節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重平聲盍音盍少難並去聲共音恭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見譖之意葢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必誅重耳曰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君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謝之也伯氏狐突别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皐落氏反後懼而稱疾也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孔氏曰按左傳僖四年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宫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傳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注謂以六日

之狀自理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藥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也傳又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君無復歡樂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也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太子奔曲沃按閔二年伐東山皐落氏在申生死之前五年狐突欲令太子出奔太子不用其言故令臨死使人辭謝狐突謂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身命之死雖然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國家多有危難伯氏人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雖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蓋亦然申生不能自理逆臨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謚為恭以其但能恭

順於父而已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有諫以明事諫以幾為順以孰為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孰孰而不入則至於號號而將至於見殺則有義以逃之於親雖有所不從而於義無所不順若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陷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君子不取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忘其躬之不閱而恤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簒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也馬氏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雖有殺身以成仁之志而其死非義也然國人亦作詩以思之申生愛君父恤國難猶有善於彼廬陵胡氏曰按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誤澄曰此云不出者蓋謂稱疾不出任事非謂

其去也按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狄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之被殺當合春秋内外傳所載並觀乃見當時事情驪姬譖申生將弒君父獻公雖未必深信然心實欲去申生立奚齊以徇驪姬之意也姬以險語逼公公謂吾不忘抑未有以致罪焉則公固有誣申生以罪而去之之心也姬得公此語旋告優施以為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於是令申生祭齊姜置毒於胙雖姬之謀亦承公之意也公縱知太子無是事豈肯為之辨白而移罪於驪姬乎且姬受所歸之胙寘諸宮而六日之後不自持以進待公既至召申生使之自獻若申生於臨獻之時加毒然杜預乃謂申生當以六日之狀自理可謂疎已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戀介蔕於中公使奚齊攝祭人為太子憂則曰但當順君父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

命仁人之事天也曰子於父母唯命之從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申生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人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章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陳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

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爲忠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大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事卒爲終死之言澌也消盡爲澌孔氏曰形骸澌盡也澄曰終者全天地所與之性父母所生之體而無虧損於初至今日終畢也能知覺運動之謂生不能知覺運動之謂死小人之死但身形不復知覺運動而已庶幾近也言其可近於君子之終也曾子將死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子張所言之意亦猶曾子所言

之意蓋君子以得全其生而終為幸也長樂黄氏曰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人道既盡則為能終小人則只是形氣消盡子張言庶幾者蓋生平持身唯恐不盡道今至將没幸其得終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生平恐懼之意也廣安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

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睆華板切簀音責與音余瞿紀具切呼音吁革音棘

鄭氏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簀牀第也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彼童子也德謂成已之德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孔氏曰華光華睆謂睆睆然好也詩傳云睍睆好貌我未之能易者言未病時寢卧既病後氣力虛弱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驚駭已不為大夫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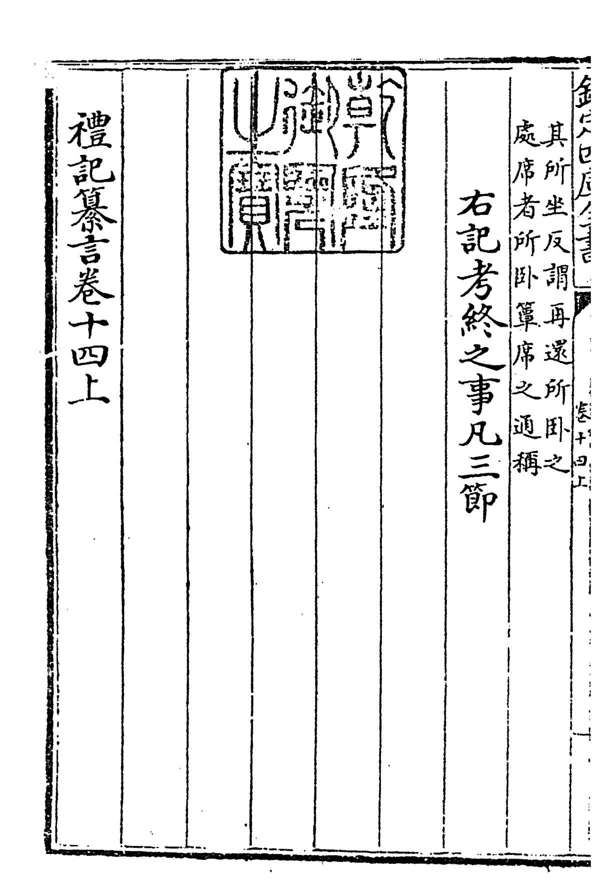
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夫子他人呼巳為大夫之稱長樂陳氏曰未嘗為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宜曾子之所不為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也山陰陸氏曰細人言其所見不巨王文公云姑息者且止之詞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張子曰簀可易必簟席之類華而睆以其陳之在上顯露也澄曰爾雅以簀為第而疏釋第為牀版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簀可卷屍則非牀版矣司馬貞索隱謂簀為葦荻之薄此曾子所寢之簀季孫所賜若是牀版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簟席之下何以見其華睆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簟簟最在上近膚故顯露而見其美簀字從竹疑為竹簟之異名張子所解蓋是今人為竹簟或以竹膚之筠或以竹肌之篾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簀之華而睆必是其文如錦者也考之於禮寢

尊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質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簀賜曾子自是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之以其華睆必是大夫之家所造作者故曰大夫之簀與而曾子然之謂此乃季孫所賜也簀之華美與質素大夫士通用之童子非謂此大夫之簀不是士之簀但謂此必大夫祿厚家富者之所為爾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者蓋禮制雖與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平時夜臥在燕寢將終則必遷于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簀也諸儒舊說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尚大夫之簀與士

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令曾子用之寢臥至于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陳氏所謂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其說皆非是鄭注以曾元稱曾子為夫子遂謂齊嘗聘曾子為卿亦非是夫子者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豈必大夫而後可稱夫子乎曾子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甚不可勞動覬幸延引須臾之生者𠕇元之愛我也然吾今何所求豈更求生哉斃死也所求者得其正而死斯已矣已止也謂所求止此他無所求也舉謂擡舉其項令起而不臥扶謂扶掖其身令離

其所坐反謂再還所卧之處席者所卧簟席之通稱

右記考終之事凡三節



禮記纂言卷十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十四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紹貴

禮記纂言卷十四中

元 吴澄 撰

檀弓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按上反席未安而没焉得有浴爨室遺語以及席之前有言記文不備爾臨川王氏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澄曰注云矯之以謙儉疏云故為非禮以正其子皆非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　汰音泰

司士姓賁名也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時失之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按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許諾之於汰自矜大也凡來諮禮事者當據禮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長樂陳氏曰君子之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有所受無所專司士賁聞襲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音余

孔氏曰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之謂始死之奠鬼神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

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並將近置室裏閣上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改新也方氏曰閣以閣食物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先儒說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丈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乃有席末失謂末世失禮之為孔氏曰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大斂之奠設於室乃有席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

以為禮其言非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帷堂之禮為死者爾豈為生者哉仲梁子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矣孔氏曰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故知仲梁子之言非也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戸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也孔氏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牙六世孫也按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算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侇於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侇於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侇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言之知禮蓋嗤之也方氏曰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褻息列切見賢遍切

鄭氏曰陳之將以斂也褻衣非上服敬姜者康子從祖母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孔氏曰季悼子紇生穆伯靖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穆伯平子是親兄弟平子是康子祖穆伯是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妻故云從祖母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禮朝夕哭不帷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孔氏曰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令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朝夕哭不徹帷下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

同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已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方氏曰寡婦不夜哭遠嫌之道然爾穆伯夫也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晝夜哭而不嫌於厚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

鄭氏曰以將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內人妻室也孔氏曰曠猶疏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於賓客朋友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其一爾方氏曰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澄曰曠於禮蓋謂其曠

廢男女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内之情非謂其疏薄於朋友諸臣之禮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于貴切倡音唱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叔嫂無服婦人娣姒婦有小功服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孔氏曰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為婦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子思孔子之孫或其兄蚤死故得有嫂或云孔氏一子相

承至九世故皇氏以子思為原憲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為之位焉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不為位非矣澄曰水下流之聚處為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巷委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子思以下記者所引先記曾子之言後記二人所行之事謂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況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乎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娣姒婦則有服為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馬氏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蓋無服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娣姒之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嫂之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

為娣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無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得倡踊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葢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孔氏曰野不達禮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呼名此家哭呼名子臯非之乃改也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絶之義呼而哭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相去聲 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畧也孔氏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

侍故時人謂其於禮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鄭氏曰不以吉服弔喪孔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失禮也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則易之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是言小斂之後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説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説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曽點倚其門而歌蟜居表切説他活切入見賢遍切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晳曽參父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孔氏曰時人畏武子入其門者皆説衰蟜固不説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絶矣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説齊衰入大夫之門不合説也其時僭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絶之辭武子心雖恚恨蟜固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知今説衰失禮之微惟汝是

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凡外貌為陽内心為陰實無内心但有外貌者謂之陽心實不善而佯善之陽佯字相假借入公門說衰謂不杖齊衰若杖衰入公門亦不說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國人歌曰子產之死誰其嗣之死欲其死乎季廣之死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況樂其死乎子產李廣之感人猶至於此季孫夙疾而不為人所畏愛死而不為人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周官閽人喪服不入宮曲禮席蓋重素苞屨厭冠不入公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稅齊衰則非公門不說齊衰矣嶠固曰斯道也將亡矣武子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嶠固豈得已與

右記初喪之事凡十五節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問舍俱音捨居音姬腯徒本切夫音扶

鄭氏曰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仲子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檀弓故為非

禮以非仲子也居讀為姬姓之姬語助前猶故也子服伯子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伯子為親者隱爾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仲子喪亡檀弓與之為友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也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何居猶言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也既言之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按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下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也士喪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俠于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於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

之位也初於西階下行識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嫡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為隱諱言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亦者言餘人有行古之道者仲子亦如之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為古之道云仲子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為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方氏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而朋友死於它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又非死於它邦者弓為之免焉蓋服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所立爾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

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為之云僞切下同適音的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

游趨客位所譏行也孔氏曰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經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按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掾牡麻經為重也弔服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北向故云在賓後也長樂陳氏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明適庶之分司寇惠子之廢適無異公儀仲子之舍孫子游於司寇惠子之相友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

壯麻經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甲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馬氏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經皆非在它邦者也而其服有過也以為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為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澄曰文子名木令曰彌牟者彌牟二字反切則為木彼實稱名為木而聽者若曰彌牟猶爾之為而已而止諸之為之於之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子游正之孔氏曰相主人以禮謂之擯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辭為君出命則君之辭命為尊宜處右於喪事則賔主右而已左當時禮廢相喪亦如傳君辭之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賔居右已居左也澄曰按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泄柳賢人居母之喪相禮者由左以其知禮也及泄柳死其徒非能如泄柳之知禮故從時俗之失禮而由右相方氏曰凶事尚右子游為擯而由左尚右故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為鄉並去聲內音納辟音闢辟位音避

鄭氏曰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敬故辟之公降等揖禮之也孔氏曰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

面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爾弔有常服而特為畫飾者謂更服新衣也澄曰鄉者已告矣謂鄉者初入之時已為告之主人矣以此言文其鄉者不內之過辟之謂屏斥它人廣開其前以容二賢之入也行如蠻陌之邦行矣之行謂所往皆通達無阻遏也遠猶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脩也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脩也閽人拒之而不內及其容之脩也閽人敬而辟之渉於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與音余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孔氏曰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着絰朋友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狐裘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絰此不云帶者凡單云絰則知有帶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

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夫上音扶下同

鄭氏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故曾子疑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

曾子遂善子游孔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卷也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又掩其上服

若朋友又加帶在腰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但弔喪豫備將帶絰行故出

服帶絰而入也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絰方氏曰夫夫上語辭下丈

夫之夫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

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葢時已禮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

予出祖者填池鄭音奠徹或讀如字推吐回切從去聲禮與音余夫音扶飯扶萬切

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也推柩而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又降婦人皆非也從者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此給說也孔氏曰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閒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昃乃卻下柩載於階閒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于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柩設披屬引徹下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閒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包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

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反之嚮北按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當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令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此不顧禮以捷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曾子聞子游之答是自知已說之非故善子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方氏曰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塡池矣以君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

固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為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為非爾應氏曰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也塡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為奠徹未詳澄曰多矣乎猶言其贅也祖者行之始柩既出而為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為贅而謂之多矣乎也應氏說其意微婉優於舊說胡氏不改塡池二字則塡當讀為陟刃切塡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塡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為是

右記弔事凡七節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賵音奉

鄭氏曰柤而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曾子言非禮澄曰按士喪禮下篇柤奠畢公賵賓賵其時賵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賵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賵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葢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為非古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氏曰按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至丈

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前故云宋襄公葬其夫人後又取夫人是周襄王之姊死在襄公後言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士喪無祭器則實明器故既夕云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也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實人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人器實之明器虛之馬氏曰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醯醢百甕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為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

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民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則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蓋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爾孔氏曰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為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為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爾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古人雖貧何容死其親乎古謂夏時也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矣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識此無知者識一則餘從可知也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豈特周而然哉原憲必

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李氏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親由不用以念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張子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惟言廞淦

按原憲名憲字思今憲上加仲而鄭注指為原憲未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

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音智味音沬莫曷切斲竹角切和胡卧切簨息允切簴音巨

鄭氏曰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不可為者為猶行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不平不和謂無宮商之調無簨簴不縣之也横曰簨植曰簴神明之者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之謂生者以物往送於死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如全生之物則不知皆不可行於世也聖人為教使人子於死者不便謂無知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器用竝不精善竹器無縢緣瓦器無光澤木器不雕飾琴瑟不調平竽笙不調和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簨簴縣鐘磬格也沬猶黑光也今世人呼黑為沬鄭云

醴也醴謂醴面澄沫之為光澤也廬陵胡氏曰成猶完備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孔氏曰謂夏為明器知死喪之道矣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之事又言殷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山陰陸氏曰言謂者孔子之意也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或生者之器非祭器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音勇

鄭氏曰芻靈束茅為人謂之靈者神之類言此與明器同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孔氏曰塗車塗作車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不可為用即明器之物一類故曰明器之道也俑謂刻木偶類人形記者録孔子之言謂古之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入壙乎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乾音干屬之玉切殉音徇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孔氏曰尊已乾昔子名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善小人將死不忘乎惡成子高寢疾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將死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將死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善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惡者也乾昔之子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

果用亢音剛 養去聲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亢子車弟莫養於下謂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也已猶止也果決也孔氏曰子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雖非禮然外人疏最親誰若妻與宰若得休已吾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侍養則吾欲以妻與宰殉葬澄曰彼妻與宰不明公義不知正禮以其私情邪念愛夫愛主而謀殉葬子亢託言欲以二人之身殉彼既愛身不肯死則其愛夫愛主之私情邪念自息矣

○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顔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

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䞣吐孫切撥半末切沈與瀋同陸農師讀如字不中去聲又如字

鄭氏曰䞣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柩車滑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顔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顔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輴累材作椁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幬不為題湊直横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

殯令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又既夕禮註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借禮者據殯時大記及既夕註謂朝廟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方氏曰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喪乃欲學之山陰陸氏曰據此諸侯無椁設幬而已先儒謂亦累木為椁特不題湊非是揄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剥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者也鄭氏謂撥為紼非是按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廬陵胡氏曰幬不以椁而覆以它物廢輴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澄曰天子之殯龍輴載柩外加以椁而又有幬諸侯之殯輴以載柩外雖無椁而亦有幬揄木名蓋以為輴車

之輪較者沈猶重也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為難轉動故須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輁軸其轉動甚易既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為虛器實無所用盖竊君禮而不中事宜者也陸氏說優今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班封音窆其母舊音無今讀為父母之母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故將從之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

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言視桓楹者時三家僭諸侯也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孔氏曰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為轉動機關窆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諸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

按禮廟庭有碑今用大木為碑穿鑿碑中之木令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繞訖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郤行而下之也天子六繂四碑有一碑兩紼者故上下重著鹿盧止前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前後用力深也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椁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

車載柩至壙説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
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
用碑繂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但如大楹不似碑
形故爾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按説文桓亭郵表也謂
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
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臨川王氏曰言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
以僭為非矣方氏曰斂其尸謂之斂斂於壙亦謂之
斂此所言斂斂於壙也澄曰嘗猶試也得字句絶自
快足為得有虧歉為病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
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憫季
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虧
歉而病者矣季孫之母雖是妾母然國卿之母豈工
人嘗巧之具惡乎不為季孫病哉二者字下俱有乎
字疑惑之之辭而不質言也噫嗟嘆聲既
責般閔季孫而又嗟嘆益深以為不可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鄉竝去聲斯音賜沾音覘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東鄉夾羨道為位也毋禁止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時子張相專猶同也孔氏曰噫毋者止子張也言我居喪人盡來覘視當更為別禮豈得依舊禮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同在主位西鄉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非也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

中亦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賔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别其失禮不亦甚乎澄曰專為專主之言爾既相喪禮當專主其事如我之言賔自為賔而男女皆東鄉主自為主而男女皆西鄉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長之兩切

鄭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成邑之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皐恃寵虐民非也

孔氏曰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我

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我以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後人難繼續也方氏曰孟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恃已之貴而虐民之賤非仁殉已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恕長民於邑不仁不恕則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矣豈必孟氏罪之而後為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所棄矣豈必朋友棄之而後為棄哉子臯昧於此且慮後之難繼所謂順非而澤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齊大夫國氏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者蓋其字古初人與禽獸一死者不葬後因人子不忍暴露其親故掩之以土又不忍土侵其膚故衣之以薪後以瓦棺易薪又以木棺易瓦棺外又加以椁情彌厚禮彌備矣斂而以衣衣裹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斂而納之於棺使人不見其衣也葬而下棺於椁使人不見其棺也既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椁也子高以為人子之葬其親如此藏之者欲人之不得而見也實土畢而封樹於外以表識之則人雖不見其棺椁然知其所藏之處矣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鄭氏曰反復也怪不如太古意在於儉非周禮也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令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為墳樹言種木以為表馬氏曰古之人畧於死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嚴慎終之禮以瓦棺塈周為不足易之以棺椁凡此皆藏之

弗得見者也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遺于愧切革音棘

孔氏曰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鄭氏曰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墾耕澄曰成子高即國子高成謚也慶遺蓋子高家臣入請入卧內而請問其遺命也大病謂死不食之地謂其地不可種五穀以

供民食者子高自謂生而不能利澤於民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所墾耕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擇不可墾耕之地而葬焉其意慊然不自足其言依於謙儉益亦可謂賢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從去聲樂音洛瑗云眷切

鄭氏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二子衛大夫孔氏曰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方氏曰葬之為禮益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當擇擇之且不可又況徇已之樂而忘人之害乎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為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

巽與之言也按論語公明賈對孔子稱公叔文子之賢以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於生前貪其樂處以葬不義孰甚焉宜夫子有豈其然乎之疑也今觀衛公叔文子欲葬所樂之丘則齊國成子高擇葬不食之地者其賢矣哉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比匹吏切樂樂下音洛首手又切

鄭氏曰齊曰營丘大公受齊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君子言其似禮樂之義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孔氏曰大公周之大師死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

於齊以大公在周又從齊反歸葬於周也先王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舜由能紹堯則樂名大韶禹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王業本由質而興則禮尚質本由文而興則禮尚文禮與樂皆重本反葬於周亦是重本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丘者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心有仁恩也五世者五世則服盡也按世本大公望生丁公汲汲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齊世家哀公荒淫紀侯譖之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其實反葬止四世若大公之外五世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以五君為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以所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世守其采地也方氏曰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諸侯左右各以其族故大公雖封營丘而五世子孫皆

得反葬以從其祖焉澄曰樂樂其所自生樂謂歡悅之也自由也天地祖考者人物之所由以生也祀天祭地享祖考必有樂以樂之葢以歡悅吾身所由以生之鬼神祇也禮不忘其本不忘謂追念而報事之也所由以生者如木之本木本乃木支所由以生也人物之生本乎天地祖考故以祀祭享之禮報事之者不忘吾身之所本也本即所自生者互言以備如飲食必祭上世始為飲食之人而後食亦是不忘本此言禮樂之用非言制作時也疏説誤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之兩切深式鴆切廣古曠切可隱舊讀於刃切今如字號戶高切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往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恕死也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孔氏曰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恕死者故死亦不至於泉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所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

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吉禮故左袒也左袒訖乃右而圍繞其封且號哭者三亟言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歸復入於土乃自然之性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方氏曰坎深不至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之號止于三則哀為不足矣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謂其葬於禮為合稱其合於禮所以譏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老莊

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君命不可緩也君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不廢則少遲緩之何為而不可得澄曰時服謂當時所有之服隱蔽也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人蹲左畔則右畔不見人蹲右畔則左畔不見約計四尺也鄭訓隱為據則如隱几之隱作去聲讀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也若其䰟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于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傷然其䰟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于吳則子之䰟氣亦在于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爾按莊子盡

載秦失弔老聃之事以其三號而出為簡略於哀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者三兩字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幷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為哀不足益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以巳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襲其說王氏不特以三號為哀不足之說非是它說亦皆可疵覩者必能究極今不一一辨駁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鄭氏曰古者不合葬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二十九人周人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孔氏曰舜三妃按帝王世紀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從猶就也三妃不就舜合葬記之人未知審悉故云蓋澄曰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而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遂死蒼梧鄭注因之史記又云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韓文黃陵廟碑云書稱舜陟方注謂舜昇道南方以死地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謂舜死葬蒼梧不可信澄按堯薦舜攝位巡守等事皆舜代行舜薦禹攝位後亦當然也故温國司馬氏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為天子安得復南巡迢迢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舜未攝位時已竄三苗之君于三危及禹治水時三苗之居三危者已丕敘矣惟有苗之餘民猶在故處者不服從政役故治水時頑不肯即功及舜既為天子乃分北其民自是無三苗之患矣豈有舜之末年又征苗者哉東晉古文書稱禹征苗已妄況言舜自征苗尤妄也知南巡征苗之說為妄而以孟子卒於鳴條之言證之則舜之崩葬不在蒼梧也明矣鄭注所謂四妃三妃及夏商周遞增人數當時援引雖必有據然今莫可考其是否也

季武子曰周公葢祔

鄭氏曰祔謂合葬自周公以來孔氏曰記者旣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又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始將後喪合前喪祔葬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謙退不敢指斥雖不疑亦云蓋也澄曰季武子之言見下文蓋因杜氏來合葬於其西階之下而武子云然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音姬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宅欲文過孔氏曰按世本公子友生齊仲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武子云合葬之禮非古法從周公以來始有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

是周公以前不須合葬故夷平之以為寢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按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聽將喪入葬是許其大哭是細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哉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山陰陸氏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澄曰張子陸氏與注疏異姑存其說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夫音扶

鄭氏曰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氏曰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右記葬事凡二十節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慎舊音引今讀如字郰側鈎切

家語曰叔梁紇有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郰大

夫雖祖父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遂以妻之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孔氏曰孔子少孤失父母死欲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故殯於五父之衢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為葬但飾引棺以輤故云其引也蓋殯也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母柩合葬於防鄭氏曰慎當為引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方氏曰衢四達之道也山陰陸氏曰慎讀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澄曰叔梁紇殷人葬從殷制墓無封識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孔子少而孤母既死則不知其父墓所在矣殯者當殯於家殯于家則三月之後啟殯正葬既未知父墓所

在則正葬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于家而殯於野葢在野則雖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人見將柩出外皆以為正葬其禮又甚謹慎與正葬同雖甚謹慎如葬葢但是殯而非葬也葢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訪求父墓所在而舉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訪求人皆不能知故且權殯在後因見郰曼父之母問之方知舊日與已母為鄰相厚善孔母葬夫之時此母必預送葬故獨能知其墓而以告孔子也然問此母之時與殯已母之時非在一年之內其經隔年歲之久近不可考慎字張子陸氏讀如字者是噫觀孔子之不知父墓則知周公制禮墓有封識且設官掌之子孫得常展省夫婦又皆合葬其視古禮之簡質不同矣此夫子之所以從周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識音志泫胡犬切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葢周之士制孔子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也門人以孔子不聞三言之脩猶治也孔氏曰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士制高四尺叔梁紇雖為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

再命與天子中士同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雨甚而崩孔子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張子曰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有門人澄曰按舊聞孔子喪母時年十七歲葬於防必在數年之後其時孔子已有門人也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上葬者藏也使人弗見而已後世墳墓之事始加詳其加詳有二厚葬也墓祭也古人以為死者魂氣歸於天體魄歸于地於人之始死為之召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體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去之後世始封為墳既為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固有所不忍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孔子自以不常居鄉恐還而不知葬所因而識之孔子之志本不以封之為當然也及夫門人以墓崩脩之而後至孔子以為古者既葬則去不復脩治其墓欲盡從今之

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心亦有所不安故泫然流涕而言之宋人始厚葬其君君子非之漢明帝始墓祭其親蔡邕與之夫厚葬無益有害宜為君子所非若夫蔡邕之見亦為其心有所不忍則雖君子有所不能已此孔子封墓崇四尺而又言古不脩墓泫然流涕之意學者可以考焉張氏敬夫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然攷之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方氏曰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此言在不稱徵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亦皆尚右傚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張子曰拱而尚左叉手以右手為上也以其姊之喪故如此山陰陸氏曰二三子纖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者未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佗室

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母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絶族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爾鄭云母姓庶氏非也方氏曰佗室異室也以有别於正故謂之佗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曰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謂可行禮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孔氏曰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襚不踰主人也廣安游氏曰弗行者弗能備行也嫁母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若時弗可以行則行之必有所不備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澄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為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曰子乃聖人之後凡所行之禮四方之人觀之以為法則子合謹慎依禮而行毋或厚於情而踰於禮也而子思之荅以為有禮而無財則弗得行其禮有禮有財而無時亦弗得行其禮時嫁母之家蓋貧子思

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慊然以為不得盡禮於其母柳若所謂慎者防其或過爾子思之慊則恨其有不及也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為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此懐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爾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服也若譙周袁準所云父卒母嫁非父所出嫡子雖主祭猶服期此則禮經所無臆說爾至若馬氏以吾何慎哉為子思之文過且謂聖人之後而又能慎之不失為君子則直貶子思之不能慎也廬陵胡氏又救馬氏之貶以為子思習於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皆是不曉柳若與子思所言慎字之意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喪如字汙音烏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爾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孔氏曰按喪服出妻之子為人後者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子

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云子之先君子令子喪出母乎先君子謂孔子也子思曰然然猶如是言喪出母也伯魚之母被出朞而猶哭是也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加隆厚為之服也若道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得私服出母禮宜減殺則不為服也伋則安能予思自以不及聖祖故云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朞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為後則不為之服此從道之殺也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蓋子思凡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曽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與曽祖之

祭不可服出母答門人但推尊聖祖之於禮或隆或汚無不得宜而自謙抑已之不能及為伋妻者為白母不為伋妻者不為白母此主祭為後者之正服也言此俾門人深思詳察而自知之伋則安能之語與論語我則不暇之語相類孔子答人之問多有似此含蓄不露者子思此答語意甚似聖人真可為孔子之孫哉而周末記禮者已不悟故以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注禮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為之辭石林葉氏則謂子思自以不能而使白絶其母長樂陳氏則謂子思以不能自處君子不敢也方氏則又謂子思安能之語豈為知禮之道哉甚矣其不知言而輕於非議聖賢也張子亦謂子思未識聖人之意故不敢學孔子雖不非議亦是思之未精者或曰子思兄死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伯父主祭何也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

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為順且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愈於無命而自奪宗者也子思之處此葢精審矣非得聖道之傳者不能也曰不為伯父後而接續主祭可乎曰禮唯大宗無子者族人以支子後之若小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曰或言孔氏九世單傳非乎曰此雜書所言本不足深信然子思雖有兄而蚤死無子其傳世者皆子思之子孫是即單傳也

右記孔氏喪葬之事凡七節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賔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賔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蚤音早頽徒回切放方兩切萎與委同夫音扶

鄭氏曰作起也殆幾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象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

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孔氏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反手郤後以曳其杖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於常當戶而坐坐不在隱處欲急見人也禮死後葬前尸主未立唯奠停飲食於地故云奠澄曰吾將安放禮記無此一句今以家語文補泰山東嶽之山梁木棟梁之木哲人聖哲之人其將然之辭頽者謂崩圯壞謂朽折萎謂死人死如草木之萎也壞協回聲萎協隈聲以山頽木壞喻哲人之死也泰山高出乚山衆目所瞻仰梁木承負榱桷衆木所憑倚如人之憑倚於杖哲人之德行衆人所倣效將病謂將死為尊者避諱故不云將死而云將病也賜爾來何遲者欲子貢急來告以凶夢俾知已之將死也猶如也夏殯於東階上者如生時主人之在阼也殷不殯東階上者謂已死則不復為此寢之主人然未忍遽以將去之客視之故亦不殯西階上

而殯於兩楹之間者夾於主階賓階二者之中也周則直以死者將離去此寢不復為主人故殯之於西階上者如賓客視之也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令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是它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之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畀之也記者無識而採取其言記文既妄而諸家解人謬不足論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誄力軌切相去聲

山陰陸氏曰據左傳所錄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孔氏曰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哀公列其生時行狀為誄天不遺耆老以下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嗚呼哀哉傷痛之辭尼字父丈夫之美稱也溢曰遺猶留也鄭氏曰莫無也相助也言孔子死無佑助我處位者按左傳載子貢之言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人與音余

孔氏曰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住也來住子夏家也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言聖人葬人則來觀者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之遠來何所觀乎子夏旣語燕人而下又歷述夫子所言四封之異以慰其來觀之意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鬛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坊音防覆胡阜切

鄭氏曰封築土為壟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故從古斧者焉馬鬛封俗間名板葢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斬上之旁殺葢高四尺其廣袤未聞尚庶幾也孔氏曰封謂墳之也堂基四方坊提也堤防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般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夫子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鬛封以語之馬鬛之上其肉薄斧形似之也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謂令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者庶幾遵行孔子平生之志也三斬板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於所安板側用繩約板令直立然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遍如此其墳乃成已封止已其封也板廣二尺疊側三版應高六尺而

云四尺者旁衰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版但高四尺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版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記者據當時所見墳也馬氏曰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為功而易虧故變之為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易為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為若覆夏屋若覆夏屋者旁廣而界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且封丘雖以爵等為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馬鬣封則從儉而後世可傳矣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以救時也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披彼義切　綢吐刀切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牆之障柩如垣牆障家翣以布衣木如襽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是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廣充幅長尋曰旐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孔氏曰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於是以素錦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飾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法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爾必用三代者夫子德備三代文物故也襽是漢時之扇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之襽

山陰陸氏曰飾棺勺牆置翣設披周也後王彌文澄曰飾棺二字目下三者牆一也置翣二也設披三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褚張呂切

鄭氏曰志亦謂章識葬以丹布幕為褚幕覆棺下不牆不翣蟻蚍蜉也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似今蛇丈畫學於孔子倣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子又是曾子弟子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為之又於褚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

不繡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山陰陸氏曰丹質之布

蓋謂畫布以丹質為地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公明

儀為志而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

子張之時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

右記聖師卒葬之事凡四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喪並

平聲

鄭氏曰以無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

為衰弔服而加麻孔氏曰按喪服朋友麻師與朋友

同亦加麻也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方氏曰

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

之喪處孔子報施之禮也澄曰疑謂心有所惑而不能自決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葢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澄按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為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絰者之為特而非常也張子說優張子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澄曰所饋祥肉謂斬衰再期大祥之祭肉也設使孔子自為其衆子服期一期後亦不止樂矣况喪顔淵如喪子而無服者乎顔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毎日彈琴乃其常事葢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不悟以為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顔淵之祥肉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為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使色事切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為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

簋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孔氏曰子路結纓而死見左傳哀十五年

師哭諸寢今哭於中庭故鄭云與哭師同臨川王氏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内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右記師弟子相爲之事凡四節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氏曰草經一年則根陳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

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朞之内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墓有宿草則朞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為節者蓋生物既變而墓心可已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齊音咨與音余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無服非之孔氏曰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方氏曰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則齊衰而弔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

若凡人之弔可疑故以與哉結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其子喪爾親喪爾子並平聲喪明喪爾明並

去聲女音汝與音余
離去聲索色作切

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怨天罰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索猶散也孔氏曰曾子為喪明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絶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汝道德與夫子相似也張子曰疑汝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澄曰或云疑當讀如擬謂比擬於夫子也後篇疑於君疑於臣易文言傳陰疑於陽並同索訓散訓盡索居猶云獨居謂羣黨散盡而唯獨居故不聞其過廣安游氏曰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

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右記朋友相爲之事凡三節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忍人澄曰賓客至無所館謂有賓客自它國來至魯國而無所館之家夫子必令其於我家而館設若此賓客不幸而死夫子亦令其於我家而殯蓋客於外而無容宿之館死於外而無容殯之地皆人之戹也仁者豈忍視人之戹而不閔恤之乎故令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也論語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彼同門之朋合志之友平日相親密者死無所歸義固當然此賓客乃汎然之交游爾非若朋

友之親密然亦以其生而館於我也死則就令殯於我焉厚之至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氏曰於時客立曾子之門曾子許其反哭於爾次舍之處曾子所以北面而弔者按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賔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賔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賔禮北面弔焉澄曰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曰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吾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音烏疏音梳夫音扶為爾云偽切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赴告也凡有舊恩者死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㑹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

於恩命子貢為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兄弟親父友疏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爾則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澄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為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閑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知識也所知謂所識之人知伯高謂識伯高者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太疏而過於遠又非朋友之分故於寢則太重而過於隆其初由子貢而見孔子故

哭諸子貢之家且使為之主焉以明恩之有所由也
賜氏言子貢之家也山陰陸氏曰禮哭師於廟門外
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葢君不知所
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然則心喪三年
記孔子以後之禮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事切乘馬去聲

鄭氏曰使者謂賵賻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
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孔氏曰冉子見孔子
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非孔子本意也
孔子聞之故云異哉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于伯高
若孔子重遣人更另彌為不可也江陵項氏曰攝代
也孔子之賻賵未至冉有為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

子益厚於恩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家粟五秉與子華之母亦此類本其長於治財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禮折之以為此亂信而繼富也澄曰帛五匹為束馬四匹為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偽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吐活切鄉惡並去聲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也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遇

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氏曰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者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既為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以物與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故夫子抑之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也澄曰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之謂宜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呼門人為小子令如吾意行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女舊如字今音汝卷今音權從去聲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為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也孔氏曰原壤登椁材而言吾遭母喪以來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叩木作音口歌貍首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而過去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子未可以止乎止夫子不須為治椁夫子謂與吾骨肉親者彼雖無禮在我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在我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與

之往來非有惡逆大故何以絶之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於音孔子為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為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於沐椁不以小事妨大也孔子之於原壤無失其為故而已無失其為親者因類而言之也方氏曰原壤非親而兼言母失其為親者因輕以明重也山陰陸氏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此其貍首之詩歟小人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與澄曰原壤之蕩蔑禮法蓋其素夫子與之為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母猶哀吾母也故於其母喪而助之沐椁彼之猖狂吾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詞而原壤歌之爾非是當時自作此歌也陸氏疑為古貍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以貍首之斑然興下句執女手之卷然女舊讀如字或

云音汝盍是男女親故聚會執手相歡也斑者貍首之毛文卷與婘字通用韓詩云揖我謂我婘兮廣雅云婘好也孔疏以此歌為原壤自作謂上一句言椁材文采似貍之首下一句言孔子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其説紕謬陸氏疑為貍首詩者以有貍首二字也然鄭氏注射義又以所引曾孫侯氏以下八句為貍首詩而陸亦從之則非矣盍貍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鄭風之遵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車攻大雅之行葦詩體相類雅詩體也今陸氏以貍首為篇首之詞曾孫侯氏為其篇中之詞而各體不同惡可合為一篇哉是不識風詩雅詩體製之異也後之讀者詳之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所用四詩其三存者今皆在召南國風篇中獨貍首一詩逸然亦當是召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

為貍首詩非也疑原壞所歌二句即是其章首

右記知舊相為之事凡六節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問有此與怪之也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冢宰天官貳王事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孔氏曰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兩通朱子曰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澄曰此一節子張問夫子答即是論語憲問篇所記但後人傳誦所記問答之言各不同爾論

語云君薨益兼諸侯言此云天子崩則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總已而此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朝也古之冢宰執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使之聽朝何憂於禍亂若後世漢魏孱君操懿為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况三年之久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曽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齊音咨饘之然切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曽孫曽子曽參之子名申孔氏曰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者為母斬者為父厚曰饘希曰粥父母之喪哭泣以下天子至庶人如一陵陽李氏曰襲歛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自天子至於

庶人皆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達於庶人一也澄曰達者通行之謂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達乎天子者言下自士庶人之賤上至於天子之貴皆通行之此言自天子達者上自天子之貴下至於士庶人之賤亦得通行也蓋貴賤之分雖異父母之恩則同故人子喪父母之禮不以貴賤而有殊也

右記天子諸侯爲親喪之事凡二節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閔公不居喪葬已吉服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孔氏曰莊公閔公父

閔公是莊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時年八歲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葬竟除凶服於外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至庫門而去絰故曰絰不入庫門絰既不入哀不入可知也君自絰用葛士大夫羣臣絰用麻閔公既葬而除服不與虞卒哭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卒哭已後麻不復入不入者承上亦謂不入庫門也按喪服注大夫既虞受服則絰葛士卒哭而受服時禍亂迫蹙君既吉服故大夫既虞不服受服至卒哭總除故云既卒哭麻不入澄曰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六月癸亥薨後五十七日十月巳未所立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閔公莊公薨踰十一月明年六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羣臣亦不服君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遽行吉祭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為君云偽切夫音扶食食下音士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季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孟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不能居公室不以臣禮事君也四方莫不聞言鄰國皆知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君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澄曰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蓋當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勉而為瘠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強為毀瘠也情實也不以情居瘠言自處於毀瘠者勉為

之而非情實也食食上如字食之也下音嗣飯也遺喪者心哀戚氣塡滿志不在食雖不食亦不饑故三日不食不食過三日則死故人作糜粥俾啜之以全其生敬子言人皆知吾三家平日不能執臣禮事君今於君喪實非哀戚而不能飯則勉强食粥者僞瘠而已人之見之必疑其非實我但任情之真食飯而不食粥也以此見三家之於其君生既不臣死亦不臣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舊云僞切與音余隊直遂切

鄭氏曰為舊君反服仕焉而已者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孔氏曰為舊君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致仕退歸在國者其二以道去君而未絶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者為未絶若已絶則不服也其三不便其居或避仇讐有故不得在國者鄭注仕焉而已者其一也雜記云違諸侯之諸侯得為舊君服孟子云三有禮則為舊君服皆其三也放逐之臣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絶者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者應氏曰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子思所謂戎首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而下容如是之薄也長樂陳氏曰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服者有不為舊君服者視情與義何如爾古者進人以禮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以

勢之所不得已也令也引之惟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若汗切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孔氏曰居處言語蓋夫子荅辭不云子曰記者略也山陰陸氏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是以夫子不荅澄曰陸氏不以為夫子荅辭未詳孰是

右記臣為君喪之事凡四節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含何紺切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朝音潮强其兩切

孔氏曰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鄭氏曰康王楚子昭也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荆人欲尊康王故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澄曰悔者悔以臣禮强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

卑荆以報之荆恥於為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已也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

祖 婁龍朱切 易以豉切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弔含且含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爾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獻諸侯有司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度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孔氏曰按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言徐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强僭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使人含若既斂以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諸侯之禮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不親含若天子使大夫歛諸侯得親含徐君使容居來弔邾喪且含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王於邾君徐僭號自比於

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故云進侯王邾有司拒之云諸侯之辱臨敝邑者臣來則行臣簡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易謂簡易于謂廣大若實是臣而雜亂行君禮者由來未有此禮也容居對邾有司云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事所謂處所我從先君駒王以來徐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先祖實有此事容居魯鈍之人不解虛誕唯知不忘其祖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君見存不忘可悉不忘祖即是不忘君也澄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者容居致其君命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之自言也謂邾人其使我得如君命以坐含乎不敢忘其君者謂君有坐含進侯王之言為使臣者不敢忘之也不敢遺其祖者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為子孫者不敢遺之也然其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亂命焉爾徐自周穆王之時僭

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孫仍僭號不改葢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亦僭吳亦僭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國小春秋時嘗受楚吳二大國之陵吳既滅其國孔疏以為滅而復興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而猶强僭如此徐君不度力而襲僭號容居不服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廬陵胡氏曰易如禾易長畝之易猶治也于者于于然而來之于舒大之義漢史云單于大貌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為云偽切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肹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政君命所為惠伯強之乃入孔氏曰子叔子男子通稱叔其氏故以子冠叔敬叔殺懿伯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有怨讎恒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謂奉君政令使滕不可以叔父私怨欲報讎而不行公事也澄曰人君一國之公事謂之政人臣一家之私事謂之事奉君命弔滕者國政之公也為叔父報讎者家事之私也將將命之將方氏曰子夏嘗問居昆弟之仇孔子答云奉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繆音穆縣音玄竟與境同焉於虔切

鄭氏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安得而哭之以古之大夫無外交也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得而弗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徵勸之也哭諸異姓明不當哭方氏曰

為人臣者無外交束脩之問謂以一束之脩為通問之禮也交政於中國則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是也縣子請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必哭諸縣氏者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謂畏而哭之禮之變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損禮於其君者也魯穆公之哭陳莊子此以君而加禮於外臣者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為乎縣子語君非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者也澄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者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禮哉

右記為鄰國君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禮記纂言卷十四中